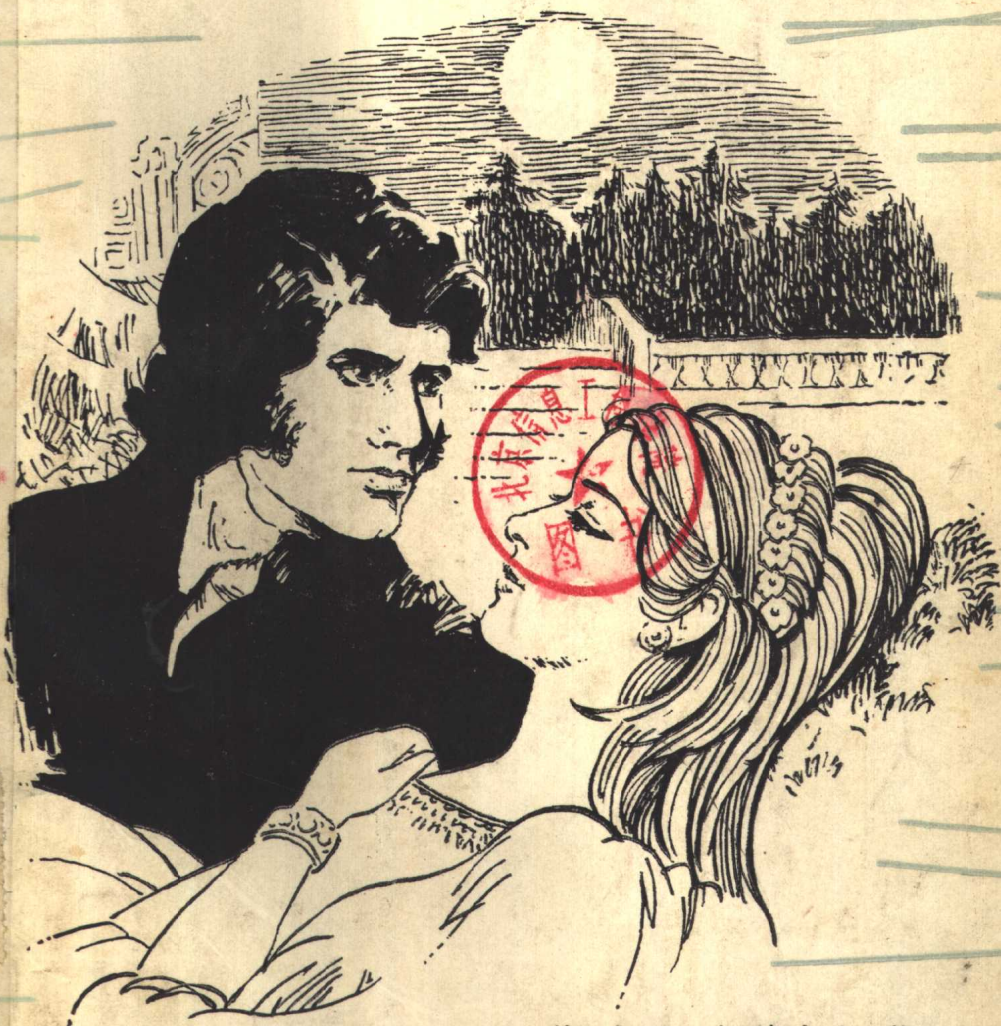


东林怨



〔英〕亨利·伍德夫人 著
庄绎传 戴侃 苏玲 译

东 林 怨

〔英〕亨利·伍德夫人 著
庄绎传 戴侃 苏玲 译

文化艺术出版社

EAST LYNNE

by

MRS. HENRY WOOD

LONDON AND GLASGOW

COLLINS CLEAR-TYPE PRESS

伦敦与格拉斯哥 柯林斯 出版社

东 林 怨

〔英〕亨利·伍德夫人 著

庄绎传 戴侃 苏玲 译

*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通县潮白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1.25 字数 544,000

1986年3月北京第一版 1986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1—25,600册

书号 10228·175 定价 4.15元

译者的话

《东林怨》是十九世纪英国女作家亨利·伍德夫人的一部成名作，写于一八六一年。作品围绕东林别墅和西林别墅的主人卡莱尔和海尔这两家人，以一桩谋杀案为主要线索，集中描写了东林别墅的女主人公、没落的伯爵之女伊莎贝尔一生的经历及其悲剧性的结局。作品忠实地反映了十九世纪后期英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故事情节复杂离奇，催人泪下，而又带有强烈的戏剧色彩。小说体现出来的惩恶扬善的思想以及独特的写作风格，深受当时英国读者的喜爱，使该书畅销一时，曾多次改编为剧本上演，并译成多种欧洲文字出版。

亨利·伍德夫人(原名埃伦·普赖斯)于一八一四年生于英国伍斯特，其父是手套制作商。埃伦自幼酷爱读书。一八三六年她与英国银行家亨利·伍德结婚。之后，她大部分时间居住在法国。一八八〇年返回英国，一八八七年去世。伍德夫人一生出版过将近五十部小说。第一部作品《戴恩斯伯里宅第》(1860)曾获奖。其他较著名的作品有《嘎宁一家》(1862)、《约尼·勤德洛》(1874)及《波默多伊·艾比》(1878)等。

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在列举对他影响最大的一批作家及作品时，提到他在三十五至五十岁时受亨利·伍德夫人作品的影响很大。

《东林怨》的中文版本还是第一次在我国与读者见面。虽然时代不同了，但我们相信它仍然会受到我国读者的喜爱的，这也是我们深切的希望。

目 录

译者的话	1
------------	---

第 一 部

第一章 伊莎贝尔女士	3
第二章 项链上的十字架断了	11
第三章 巴巴拉·海尔	19
第四章 月夜相会	32
第五章 卡莱尔先生的事务所	37
第六章 小理查德·海尔	49
第七章 卡莱尔小姐在家里	62
第八章 凯恩先生的音乐会	70
第九章 窗前的蝙蝠	78
第十章 守灵	92
第十一章 新伯爵；一张钞票	104
第十二章 马陵堡的生活	117
第十三章 迪尔先生受责难	129
第十四章 伯爵大吃一惊	143
第十五章 归来	149
第十六章 巴巴拉·海尔的自白	163
第十七章 生死关头	178
第十八章 威尔逊的长舌头	187
第十九章 索恩上尉在西林镇	196

第 二 部

第 一 章	离家	211
第 二 章	弗朗西斯·利维森	218
第 三 章	脱离危险	230
第 四 章	折断踝骨	236
第 五 章	海尔太太的梦	246
第 六 章	索恩上尉陷于困境	262
第 七 章	秘密的小纸片	269
第 八 章	理查德·海尔在迪尔先生的窗前	279
第 九 章	永远无法挽回了	291
第 十 章	好结局	303
第十一章	彼此摊牌	310
第十二章	永远孤身一人	322
第十三章	巴巴拉干的错事	332
第十四章	一场横祸	343
第十五章	东林的一位不速之客	351
第十六章	夜闯东林	364
第十七章	巴巴拉终于安心了	382
第十八章	冻死在雪地里	395
第十九章	迪尔先生穿一件胸前绣花的衬衫	407

第 三 部

第 一 章	斯托肯堡	417
第 二 章	世事无常	433
第 三 章	一颗破碎的心	448
第 四 章	以后你会想起我的	461

第 五 章	一位西林镇的下院议员	468
第 六 章	弗朗西斯·利维森爵士在家乡	482
第 七 章	蓝色眼镜招来的灾祸	493
第 八 章	一次绿水塘里的款待	500
第 九 章	一只俄国熊在西林镇出现	511
第 十 章	即将逝去的孩子	523
第 十 一 章	请卡莱尔先生吃鹅肝酱馅饼	536
第 十 二 章	向法院提出申诉	548
第 十 三 章	乾坤颠倒	554
第 十 四 章	卡莱尔小姐身穿礼服，艾菲也是	564
第 十 五 章	吉芬先生	570
第 十 六 章	法庭	578
第 十 七 章	大火	592
第 十 八 章	又拖了三个月	600
第 十 九 章	大审	608
第 二 十 章	死室	619
第 二 十 一 章	魏恩勋爵提前求婚	633
第 二 十 二 章	不能这样做，艾菲	645
第 二 十 三 章	直至永恒	653
第 二 十 四 章	伊·山·魏	664

第一部



第一章 伊莎贝尔女士

威廉·塞文山伯爵在城里有一所住宅，里面有一间宽敞而雅致的书房。这时，他正坐在书房里的一把安乐椅上。他头发灰白，宽阔而平滑的前额，由于过早地出现皱纹而显得不那么好看了。他本来很漂亮，但现在面色苍白；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在生活上毫无节制。他的一只脚用一层层麻布裹着，放在柔软的丝绒垫脚凳上，一看就知道是得了痛风病。从坐在那里的样子看来，他似乎已未老先衰。他也确实是未老先衰了，才不过四十九岁，可是除年龄以外，各方面都象是个老人了。

塞文山伯爵是个名噪一时的人物。这倒并不因为他是个什么著名的政治家、大将军，或是显赫的国务活动家，甚至谈不上是上议院里积极活动的人物。人们之所以老把这位伯爵的名字挂在嘴边，并不是因为这些原因，而是因为他举止轻率、挥霍无度、赌博成性、放荡不羁。世人所了解的塞文山勋爵^①就是这样一个人，据说，此公的毛病出在头上，但他心地善良，慷慨大方，在这方面，没有人比得过他。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如果他一生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威廉·魏恩，倒也好了。他在二十五岁以前，一直是勤奋、稳重的，在法学协会研究法律，起早贪黑，努力学习。威廉·魏恩刻苦学习的精神，成了周围那些未来的律师取笑的话题，他们讽刺地称他魏恩法官，并且想引诱他去找欢作乐，但他总是不去。年轻的魏恩胸怀大志，知道要想青云直上，只能依靠自己的天资与努力。他境况不佳，但出身望族，与老塞文山伯爵有亲戚关系。他从来没想到自己有可能继承伯爵的爵位，因

^① 即塞文山伯爵。勋爵是对侯爵、伯爵、子爵、男爵的尊称。

为有三个健康的人(而且其中两个还很年轻),妨碍他取得这个爵位。然而这三个人都死了,一个死于中风,一个在非洲死于热病,一个在牛津划船的时候淹死了。于是这个法学协会的年轻学生威廉·魏恩,一下子就成了塞文山伯爵,一年有六万镑的正当收入。

他的第一个想法是,不知怎样花钱,年年有这么一笔收入,是**花不完的**。奇怪的是,起初他并没有被人们的阿谀奉承弄得神魂颠倒,各种社会地位的人都来迎合他,向他献媚或表示好感。他成了当时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因为除了刚刚继承财产和爵位以外,他还仪表出众,举止非凡。可惜,研究法律的穷学生威廉·魏恩虽然在法学协会闭塞的环境中一向谨慎,却没想到年轻地当上塞文山伯爵以后,就变了样。他过于匆忙地开始发迹,使得头脑冷静的人都说他莽莽撞撞地走上了衰败的道路。

然而一个世袭的贵族,每年又能收进六万镑租金,是不会一下子就衰败的。现在这位伯爵正坐在书房里,他已经四十九岁了,可还没有衰败,换言之,他还能支撑得住。但是许多使他为难的事缠住了他,使他不得安宁,甚至危及他的生命,谁说得出呢?外界的人们颇为熟悉,过往密切的朋友更了解,债主们知道得最清楚。但是除了他本人以外,别人并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他是多么痛苦,几乎快发疯了。如果能倒退多少年,只要正视现实,省吃俭用,他还可以恢复元气,但是他和大部分处于这种境况的人一样,**拖着不改**,继续高筑债台。最后,暴露和完蛋的时刻很快就要来到了。

也许伯爵本人正坐在那里想这些事,面前的书桌上堆满了各种文件票据,预示着不祥的结局,他想起许多往事。他感到当年结婚是干了一件蠢事,为了爱情去格林纳格林结婚是不慎重的,是愚蠢的。但伯爵夫人当时对他倒还是钟爱的。他做事缺乏头脑,对人漠不关心,夫人全不在意。对他们的独生女儿来说,夫人更是一位极其善良的母亲。他们只生了这么一个孩子,姑娘十三岁的时候,伯爵夫人便去世了。伯爵感到失望,多年来一直耿耿于

怀。如果有幸生个男孩，他就有可能找到解决困难的办法了。男孩子到了年纪，可以帮他照料产业，而且……

伯爵正在异想天开，一个仆人进来，打断了他的思绪。“老爷，”仆人说，“有位先生来求见。”

“是谁？”伯爵厉声问，他没有看见仆人手中拿的名片。如果是个生人，即便穿着外国使节的服装，也不能随便让他进来见塞文山伯爵。这些年来，债主很多，仆人是谨慎的。

“他的名片在这里，老爷。是西林镇的卡莱尔先生。”

伯爵的脚感到一阵剧痛，他哼哼着说：“西林镇的卡莱尔先生，他有什么事？让他进来吧。”

仆人遵照主人的吩咐，请卡莱尔先生进到屋里。卡莱尔先生个子很高，二十七岁，相貌非常英俊。每逢和比他矮的人说话，他总是往前伸伸脖子，这个姿势颇不寻常，甚至可以说是躬身行礼。过去他父亲也有这么个习惯。谁要是向他提到他这个习惯，他总是笑置之，并且说那只是无意识的举动。他眉目清秀，皮肤白皙，头发乌黑，眼皮丰满，两眼深陷，眼珠是灰色的。总而言之，这样一副面孔，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见了没有不爱看的。从脸上就能看出这个人正直、诚恳。他的相貌虽然不能算漂亮，倒也确是与众不同，讨人喜欢。他是一位乡间律师的儿子，自己也准备当律师，不过他受过绅士的教育，在罗格比上过学，在牛津得过学位。他一进来就径直朝伯爵走去，象个办事的样子。

“卡莱尔先生，”伯爵一面说，一面伸出一只手来。人们向来认为他是当时贵族中最和善的一位了。“见到你，我很高兴，你看，我站不起来。一站就痛得厉害，也很不方便。我的老冤家，痛风病又犯了。请坐吧。你是在城里住着吗？”

“我刚从西林镇来。我是专程来拜访您的。”

“找我有什么事吗？”伯爵不安地问，因为他心中产生了怀疑，觉得卡莱尔先生可能是为某一个讨厌的债主而来的。

卡莱尔先生把椅子挪了挪，凑到伯爵跟前，小声问：“阁下，

我风闻东林别墅要出卖，是真的吗？”

“先生，且慢。”伯爵惊讶地说，口气十分含蓄，更谈不上傲慢，因为他的怀疑越来越大了，“咱们是彼此信得过，推心置腹地谈话呢？还是你话里有话？”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卡莱尔先生说。

“简而言之，恕我直言不讳，因为我必须确有把握，你是不是哪个流氓债主派来刺探他们得不到的情报的？”

“阁下，”客人说，“我知道，如果一个律师冒充正派，乘人不备的时候探听情况，对他是有好处的。但是您可不能怀疑我会在暗中对您使什么手段。回想起来，我一生从来没有干过一桩见不得人的勾当，而且我认为今后也不会干这种勾当。”

“请原谅，卡莱尔先生。你要是略知别人对我施过些什么阴谋诡计，你就不会觉得我这样怀疑，有什么奇怪了。好！咱们谈正事吧。”

“我听说，东林别墅要出卖。虽然没有声张，您的代理人却悄悄对我吹了吹风。如果真是这样，我愿意买下来。”

“替谁买？”伯爵问。

“我自己。”

“你！”伯爵笑道，“天哪！当律师可真不错呀，卡莱尔。”

“的确不错，”卡莱尔先生说，“特别是我有很多象您这样的好主顾。不过您别忘了，我叔叔给我留了一大笔遗产，父亲也给我留下不小的一笔。”

“我知道。也是当律师挣的。”

“不完全是这样，我母亲结婚的时候带过来一笔财产，父亲利用这笔财产进行投机，大发其财。我最近一直在物色一块合适的房地产，准备投资。如果能优先让我购买，而且能谈妥条件，我觉得东林别墅倒挺合适。”

塞文山伯爵沉思了片刻，接着说：“卡莱尔先生，我的处境十分不好，必须设法弄到一笔现钱。说到东林别墅，既没有限定

承人，抵押也没有按其所值来计算，不过你可以想象，关于抵押一事，尚不为世人所知，十八年前，在我以低价买进这所别墅的时候，我记得，你是卖主的律师。”

“那是我父亲，”卡莱尔先生笑着说，“当时我还是个孩子呢。”

“那当然喽，应该说你父亲就对了。我要是卖了东林别墅，除去各项费用，手里还能落下几千镑。我没有别的办法弄到钱，所以决定把它卖掉，不过，你必须明白：此事万一泄露出去，我可就没有安生日子好过了。所以，正如你刚才所说的，这件事必须悄悄地进行。你明白吗？”

“完全明白。”卡莱尔先生回答说。

“如果咱们能象你所说的，谈妥条件，我倒宁可让你把它买下。”

“阁下准备要多大价钱，能大致说一说吗？”

“各项细节，请你找替我管事的沃伯顿和韦尔接洽。总之不能少于七万镑。”

“阁下，您要价太高了。”卡莱尔先生果断地说。

“它的价值比这还要多呢。”伯爵答道。

“不得不卖的时候，总是卖不上价钱的。”律师坦率地说，“在比彻姆给我通风报信以前，我本以为您已经决定把东林别墅给您女儿了。”

“我什么也没有决定给她。”伯爵继续说，眉头皱得越发紧了，“头脑发热，私奔的婚姻都是这样。当时我爱上了康韦将军的女儿，她傻乎乎地跟我私奔了。也可以说，我们俩都是傻瓜，这是对我们的惩罚。将军不喜欢我，他说要我放荡一阵，安顿下来以后才肯把玛丽给我。于是我就把她带到格林纳格林，娶她做塞文山伯爵夫人，不过她没得到什么财产。祸不单行，女儿私奔的消息一传到将军耳朵里，就把他气死了。”

“把他气死了？”卡莱尔先生打断了他的话。

“是啊，他原来就有心脏病，一激动就完了。从此以后，我那

可怜的妻子就没有快活过。她对父亲的死感到内疚，这种心情使她自己 also 过早去世。她病了好多年，大夫说她得的是痼病，但更象是莫名其妙的消耗病，她家里从来没有人得过痼病。通过私奔而结合的，从来都没有好结果。从那以后，我见到过许多这类例子，早晚会出麻烦。”

“结婚以后，也还可以给一笔财产嘛。”卡莱尔先生见伯爵住了口，仿佛沉思起来，便这样说。

“我也知道，结婚以后还可以给，但事实上没有给。我的妻子什么财产也没有。我挥霍惯了，我们谁也没想到要为孩子留点积蓄。也可以说，即或想到了，也没有认真去做。卡莱尔先生，常言道，有事要做，随时就做，可就是老也不做。”

卡莱尔先生点头表示同意。

“所以我的女儿没有嫁妆。”伯爵说着，轻轻叹了一口气，“有时我认真考虑过，也曾想到，如果没把她的生活安排好，我就死去，可能会使她感到难堪。她的婚姻肯定会是美满的，因为她美貌超群，具备英国姑娘应有的教养，既不轻浮，也不放荡。她在十二岁以前受母亲的教育，而她母亲是个善良、文雅的女子，只是在我的诱惑之下才干出那样一件蠢事。后来是一位出色的家庭教师教育她。我相信，她是不会溜到格林纳格林去的。”

“她是个很可爱的孩子，”律师说，“我还记得她的样子。”

“是呀！你在东林别墅见过她，那时候她母亲还活着。好！咱们还是谈正事吧。卡莱尔先生，你要是想买东林别墅，可决不能声张。这笔钱，除了归还抵押借款外，要由我自己来支配，这一点我已经对你说过了。你知道，要是让那帮混帐东西听到一点房子转手的风声，我就甭想动一个子儿了。一定要让众人觉得东林别墅还是塞文山伯爵的，至少转手之后短期内需要这样，你不反对吧？”

卡莱尔先生想了想，作了答复。随后两人又谈起来，决定第二天清早，卡莱尔先生去见沃伯顿和韦尔，和他们接洽。看看天色不早，他便起身告辞。

“留下来，和我一起吃饭吧。”伯爵说。

卡莱尔先生犹豫了片刻，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衣服，虽说整齐，却是一套普通的适合于早上穿的衣服，穿这样的衣服和伯爵一起吃饭，肯定不太合适。

“没关系，”伯爵说，“除了我女儿，没有外人。马陵堡的魏恩太太住在这里，她是来陪我女儿参加上次宫廷里的接见仪式的，不过我好像听说她今天不在家吃饭。否则，咱们就在这里单独吃。请替我打铃，卡莱尔先生，都怪我这只讨厌的脚，不得不麻烦你。”

仆人走进来。

“问问魏恩太太在不在家吃饭。”伯爵说。

“魏恩太太不在家吃饭，老爷，”仆人马上回答说，“马车在门口等着送她出去。”

“太好了。卡莱尔先生在这里吃饭。”

到七点钟，仆人进来说饭开好了，用轮椅把伯爵推到隔壁一间屋里。在伯爵和卡莱尔先生从另一道门进来时，另一个人从对门的门走进来。那是谁呢？是人吗？卡莱尔先生望着那边，不敢断定进来的是不是人，他似乎觉得更象是个天使。

她身材轻盈、窈窕，象少女一般，容貌出众，世间罕见，只在画家的想象之中出现过。乌黑发亮的鬃发披在颈后与双肩之上，平滑的双肩象孩童的一般。洁白、纤细的胳膊上戴着珍珠手镯，飘动的长裙镶着白色的高级花边。在律师眼中，她看上去真象是从另一个更为美好的世界里来的人。

“卡莱尔先生，这是我女儿——伊莎贝尔女士。”

他们在席前就坐。塞文山伯爵虽然脚痛，带着垫脚凳，还是坐到桌子的一端。小姐和卡莱尔先生面对面坐在两侧。卡莱尔先生认为自己并不过分追求美色，但是面前这个姑娘实在可爱极了，使他有点神魂颠倒，忘乎所以。使他惊叹的，不是她那标致的脸型，不是那红晕、娇嫩的双颊，也不是那浓密的长发，而是那双黑黑的眸子里流露出来的温柔甜美的感情。他一生中从来没

见过这样使人心醉的眼睛。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等看得熟悉了些以后，才发现她带有一种忧伤的神情。这神情只在恬静的脸上偶尔出现，而且就表现在他所欣赏的那双眼睛里。每当这种下意识的忧伤表情出现的时候，都显示出她有过一段悲哀、痛苦的经历。但是对此卡莱尔先生并不了解。谁又能想到，前程似锦的伊莎贝尔·魏恩竟会有痛苦的遭遇呢？

“伊莎贝尔，”伯爵说，“你都打扮好了？”

“是的，爸爸。一会儿我到利维森老太太那里去喝茶，省得让她老等着，她总是喜欢早点开始。我知道魏恩太太去吃晚饭，肯定已经让她等了。她从这里出发的时候都六点多了。”

“你今天晚上最好别回来得太晚，伊莎贝尔。”

“那全看魏恩太太了。”

“那就肯定早不了。现在时髦的年轻妇女拿着晚上当白天，这对于保持她们脸上的红润可是很不利呀。你说是不是，卡莱尔先生？”

卡莱尔先生瞟了一眼对面那张脸，觉得双颊上那清新、鲜艳的玫瑰不象是会轻易凋谢的样子。

饭后，一个女仆走进来。她手里拿着一件白色开司米披肩，披在小姐肩上，一面说车备好了。

伊莎贝尔女士走到伯爵跟前，说：“爸爸，再见。”

“再见，我的孩子，”他回答说，一面把她拉到身旁，在那讨人喜爱的脸上吻了吻，“告诉魏恩太太，我不同意你半夜三更才回来，你还是个孩子嘛。卡莱尔先生，请你打铃。我起不来，不能送我女儿上车了。”

“如果您同意，如果伊莎贝尔女士肯让我这不善于伺候年轻姑娘的人送她上车，我将感到荣幸。”卡莱尔先生动手摇铃的时候，吞吞吐吐地说。

伯爵向他致谢，姑娘微微一笑，卡莱尔先生就陪她走下宽阔明亮的楼梯，光着头站在华丽的马车旁，扶她上了车。姑娘坦率